

顾远芄著

隨園詩說的研究

顾
远
芎
著

隨園詩說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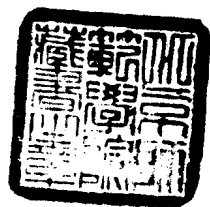
中国书店影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41993

1141993



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影印

随园诗说的研究

•
中国书店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7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1.50元

序

清代是中國文學的復興時代，舉凡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無不在這時期開着燦爛之花。因創作事業的發達，文學觀念也漸見正確。中葉的江左詩人——袁枚，就是在創作及批評兩方面，都有成功的人。他的詩與蔣士銓、趙翼並稱江左三大家；他的性靈詩說，更在文學批評史上立下不朽的事業。

在袁枚以前，歷來論詩的人，都偏重於詩的外形，而忽視了詩的內質。宋人論詩，多拘於辭句；明人論詩，又囿於派別。即在清初極佔勢力的漁洋「神韻說」，亦不過在詩的音調風格上，加些發明而已。他如「格調」、「肌理」、「聲調」諸說，更把詩的形式，研究到牛角尖裏去了。直到袁枚「性靈說」出，詩的真生命才被發現。這一點，我們不得不對於這位偉大的批評家加以相當的景仰。

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只是「載道派」獨占的局面。不幸，詩又爲他們列入正統文學，當然要

受他們的支配了。唐人有詩而無詩話，故詩得獨立發展。一到宋代，詩即蒙上載道的面幕，處處受着「先王之道」的限制，不能再自由表抒情感了。明末的公安派曾對「載道派」樹過革命之旗，但不久即倒。以後繼起者亦有不少人，但都沒有袁枚的聲勢大、影響深。他的新理論，在當時確曾動搖過「載道派」的基礎，使他們感到不安，目爲叛徒。這種勇敢的偉大的革命精神是更值得我們欽佩的。

可惜袁枚的詩說，埋沒了不少時候，沒有人去研究整理。日人鈴木虎雄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曾提到袁枚，却說得並不詳細。國人楊鴻烈的袁枚評傳，又因兼顧各方面，未及專詳詩說。顧君遠，博學好文，於治格致的餘緒，研究袁枚詩說，博采旁搜，爲力頗深，積三年之久，才寫成這一本書。關於「性靈」論的各點，闡發詳盡，真可算是袁氏的一位功臣。我希望顧君對於中國文學，更多研究，將來成功的偉大是必可預期的。

朱榮泉，二五，六，二一。

隨園詩說的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倡性靈詩說者袁枚 附表七	一
第二章	性靈詩說的意義	三五
第三章	性靈詩說的源流	五二
第四章	性靈詩說的時代背景與當時的詩派	六六
第五章	性靈詩說底詩的概觀	九一
第一節	詩的意義和功能	九一
第二節	詩的特質	九六
第六章	性靈詩說底詩的內容論	一〇四

第一節	情感的性質·····	一〇四
第二節	情感的範圍·····	一一〇
第三節	想像·····	一二一
第七章	性靈詩說底詩的形式論·····	一三一
第一節	體裁與修辭·····	一三一
第二節	影像·····	一三七
第三節	音節·····	一四四
第八章	性靈詩說底詩的創作論·····	一五〇
第一節	詩的構成和材料·····	一五〇
第二節	詩的構成的動機·····	一五四
第三節	詩的構成的過程·····	一五九
第四節	詩的構成和修養·····	一六四

第九章 性靈詩說底詩的賞鑑論……………一七〇

第一節 賞鑑的標準……………一七〇

第二節 賞鑑的程序……………一七五

第三節 賞鑑的實例（上）……………一八三

第四節 賞鑑的實例（下）……………一九〇

第十章 結論……………二〇三

隨園詩說的研究

第一章 倡性靈詩說者袁枚

先生名枚，字子才，號簡齋，又作存齋，乳名瑞官（註二），居於小倉山的隨園，所以世稱隨園先生。晚年亦自號爲倉山居士，並常自稱隨園老人或倉山叟。本書以後概稱隨園，因爲這個名稱比較來得普通些。

清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三月二日，在杭州艮山門大樹巷，我們的大詩人出世了（註二）。次年遷居葵巷。幼時身體孱弱，家人慮其不能長大，但他却至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十一月十七日才去世（註三），那時已有八十二歲。

隨園幼時，家境不很裕如，家裏費用，全靠他母親的十指的收入。他的孀姑，住在他們的家裏，他常請她講歷史上的故事。她有時也教他一些經書。他曾說：『枚讀盤庚大誥眉蹙，姑爲負劍辟咎助。』

其聲以熟」(註四)。所以他對於經書歷史，早有了相當的根基。九歲時，他得到一本古詩選，如獲珍寶。(這本古詩選是他的塾師史中的朋友張自南向史先生抵質銀錢的。)隨園於是在塾師外出和年底放假時，便引起詩來(註五)。這些詩他後來都視為幼稚之作，不收在集子裏。十八歲時，因受知於浙督程元章，得入萬松書院肄業。後復受該院山長楊繩武的鼓勵，因更銳意於述作(註六)。二十一歲時，從友人處借得韓昌黎集，他自己說，詩學因之大進(註七)。可知他學詩，全是靠自修的。

他在十二歲時卽和塾師一起中了秀才(註八)。人們都稱許他的聰明，尤其是他的老年的祖母，把他珍愛得什麼似的。十五歲補增生。十九歲補廩生。那年他的父親已回家來了，因想念他的在廣西的叔父，就命他去看望。他所編的詩集，卽以那次沿途所寫的詩起頭的。他的叔父，是在廣西撫軍處做幕友。常隨園被他的叔父引見其主人金鉞(震方)巡撫時，金巡撫就令他做銅鼓賦。這篇賦，非常使金震方佩服，並稱他爲天才，薦他去考博學鴻詞科(註九)。各方被薦的試員，共有二百餘人，但除他以外，年齡都在六十歲以上。他因此在考場，常受那些主考的王公大臣的詢問。他的年齡實在和他人相差太遠，難怪他們要生疑了。結果僅取了十餘個人，他不幸落選，在北京流浪着，以

教書糊口。二十三歲，他應順天鄉試。爲了考試，不得已去學素所憎厭的八股，臨場前作了四十餘篇，略覺進境（註十）。竟得一舉成名。他曾寫了一首詩：

『信當喜極反愁誤；物到難求得尙疑。一日姓名京兆舉，十年涕淚桂花知！泥金挂壁春來早，賀客遮門月去遲。想見故園燈火夕，老親望眼正穿時。』

次年再捷南宮，蒙考官尹繼善的力爭，得與館選（註十二）。當時他寫的詩，

『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隨太史看祥雲。』

又如入翰林詩——

『弱水蓬山路幾重，今朝身到蕊珠宮。尙無祕省書教讀，已見名牋字不同。班管潤生紅藥雨；錦袍香散玉堂風。國恩豈是文章報，况復文章尙未工。』（以上均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

他曾在保和殿試過鴻博，這次殿試已是重到，所以有『霓裳三百都輸我，此處曾來第二回』之句（註十二）。在請假回去結婚的時候又有『慚愧少年貧裏過，玉堂春在洞房先』和『忙煞蘭台一枝筆，半修眉史半催粧』之句。他的得意，也約略地可以看出來了。又因爲他年齒很輕，被派學滿文，從

鄒泰和處讀十二鳥朱（滿文書）念五歲時，受業於史貽直，得聞當代的文獻（註十三）。散館考試時，他試譯滿文。那時看着人家試詩，很爲眼紅，有『自憐同象翟，無分賦長楊』之句。他的滿文讀得不好，結果考了下等，因此改官江南。他遭了這個打擊，異常抑鬱。茲引其詩數首，以見一斑：

『頃刻人天隔兩塵，難從宦海問前因。夕陽自照平臺樹，修竹誰栽小苑春。五月琴裝催下吏，一時酒盞逼騷人。相看行李無他物，賸有蓬山雪滿身！』

『青溪幾曲近家居，天許安仁奉板輿。此去好修循吏傳，常年枉讀上清書。三生弱水緣何淺，一宿空桑戀有餘。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

『也曾開向鳳凰池，去住無心鳥不知。掃徑適當風定後，捲簾可惜客來時。肯將香氣隨波盡，尙戀春光墜地遲。莫訝旁人憐玉骨，此身原在最高枝！』

——同卷落花

『風雨瀟瀟春滿林，翠波簾幕影沉沉。清華曾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

『莫嫌上苑遮留少宰相由來鐵石腸』

『此去竟成千古恨』

『飄零只恨粉牆低』（均同上落花）

從這些詩裏可看出他對大吏頗多怨望。

他歷官溧水江浦沭陽江甯對大小諸獄隨到隨審使胥吏不能從中作弊。所以他的政績很爲當時的人所稱道。每一移任人民多戀戀不捨。鬧着送萬民衣的一類故事。當初他的父親盧他年輕不能勝任。經訪問後才知道這完全是過慮。他曾有詩記這事。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七聞香庭宰正陽再以詩寄——

『我昔知溧水，阿爺客桂林。得信買舟歸，慰我迎養心。慮我年尚小，居官力不任。入境帶草冠，貌作路過叟。召集翁若嫗，問某官實否？曰：『是翰林耶？年纔廿八九，折獄最聰強，居心頗慈厚。』一村復一村，好字不離口。爺聞不易服，騎驢直上堂。……』

三十三歲時，他的最上級上司尹繼善由江南總督調廣東總督，未到任，又升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尹乃薦他爲高郵太守，部駁不准。他心裏大概有些不高興，適他的母親患病，遂解組歸。他說：

『江甯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侍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侍，僕所不能也……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爲臺參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他的辭官的理由，似很正常，但後來終因家境的壓迫和各方的督促，又重起爲官。那時已三十七歲了。他在『諧闕』後曾戲吟道：

『曉日曛曛玉殿開，春風回首認蓬萊，三千宮女如花貌，都是明妃去後來。』

這時頗有後來居上之感。這次他仍任縣官，而且遠在陝西。那時正是年底，常常下雪，他經過了很多的山路，吃了很多的苦，才達到目的地。可是不久，他的父親的死耗傳來了，他深悔這次重起，致不得親視含殮，服闋後，尹公寫信去招他，而他堅決地以終養相辭。尹公派人去苦勸，也無效。他曾對朋友說：

『從此永賦遂初，雖韓白按劍於前，蘇張巧說於後，必不出雷池半步矣。』（小倉山房尺

牘卷一再與西圃

可見其辭意是怎樣地堅決了。他從此過其隱居生活。但他曾因沐陽任內買麥一事，後來還賠了很多的錢。他說：

『鄙人有勒迫麥價一事，司徒爛其盈門，自笑去官廿年，正如開元天寶，久矣人不知兵，而一旦有范陽之事，能勿爲猿驚鶴怨乎？爲沐陽買麥一案，核追千石有奇。因事遠年湮，已盡亡其底冊；官卑累重，祇自奮其空拳。』（小倉山房尺牘卷一與姚小坡刺史）

他也曾有詩道：『山人一自山居後，夢裏爲官醒尙驚。』又勸其友人道：『烏紗局內，雖新舊分途，而酸鹹同味。』（小倉山房尺牘卷二答何獻葵明府）

他在政治方面，不能得志，於是退而爲文人，詩人。這是向來我國士子傳統的的出路，隨園也不能例外。他有『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的詩句。可是我們不但毋庸可惜其不能施展其匡時濟世之才，而且反應該欣喜，因爲如此，才產生了他的偉大的詩論呢！

隨園在三十三歲時，以三百金購織造園。園在南京城外北門橋外二里的小倉山的北面。凡

南京之勝，如在南的雨花臺，在西南的莫愁湖，在北的鍾山，在東的冶城，在東北的孝陵和鷄鳴寺，都可在山上望見。隨園說他的園基即李白所喜悅的『謝家青山欲終焉』而不果的謝公墩（註十）。西至南唐爲後主避暑之處（註十五），後爲明中山王的更衣宅（註十六），清初名文官園（註十五），至康熙時爲江甯織造曹頌的家園（註十七）。其子雪芹著紅樓夢，書內大觀園即取材於此。及曹氏中落，園爲頌之後任隋赫德所有。在隨園買得的時候，只是一片荒地，他遂隨其高下，隨其豐殺繁瘠，置江樓溪亭，因此改名隨園。這園經過他的逐年的滲淡經營，就很可觀了。他起初釐爲二十四景，後來增至四十餘景（見表五）。園的四周並沒有牆，因爲山勢高低不一，不容易加磚，可是因此遊人也可以自由地進去遊觀。每逢秋試的時候，各方應試的人和行商紛集，園內遊人，動以萬計。住在這個樂園裏的人，真够人羨慕，但却沒有人想着經營者費了多少心血。他給朋友的信裏有：『日與都料匠攘臂握算，日昃不遑！』等語，遺囑裏也以『當時一片精心，談何容易！』之語，詔示其子孫加意護惜。不幸後來竟被燬於太平軍之役，不然我們或許還可飽些眼福。

隨園於三十八歲時，即迎母居於園中。『身依堂上衰年母，日補人間未讀書。』這二句可以代

表他的退隱以來的生活。有時他爲「貴人們」撰墓誌銘或神道碑，其所得的報酬是很豐厚的，因之他能够造精美的園子，購各種的書籍。他自己說：『書外本無長戀物』（註十八）『見書如見色，未近心已動』（註十九）『一日不讀書，如作負心事』（註二十）『苦被詩書管，常驚日影迴』（註二十二）又如一卷

『一卷書開引睡遲，洞房屢問「夜何其」高堂憐惜小妻惱，垂老還如上學時。』又如『美人含怒奪燈去，問儂知是幾更天。』可見他是怎樣地好讀書了。

從做翰林的時候，他就有愛男女二色的事情。家裏已羣雌粥粥（見表三），而還要徹服夜行，作狹邪遊（註二十二）如託某明府爲之保護，某司寇爲之暮春（註二十二）他在自嘲裏有

『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爲名又買春。』

他又說：『思以蘭蕙之新姿，娛桑榆之晚景。』（註二十三）人家譏他老年人不應作「狂奴故態」，他辯道：

『若道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